





蒲野園公文集卷第十六

大司馬  
庫圖籍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啓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范大夫墓表

朝散大夫范君諱子儀字中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諱德隆之曾孫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開府儀  
同三司祈國忠獻公諱雍之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  
館贈兵部尚書諱宗傑之第三子妣永安縣太君陳氏



故相鄭國文惠公之女也范氏其先太原人自忠獻公在仁宗朝入陪樞衡出秉旄鉞有勲勞于王室太原之范於是大顯子孫蕃昌世推以爲盛族君以忠獻公蔭授秘書省校書郎公薨遺恩遷太常寺奉禮郎君年尚幼請於祖母臧夫人曰不幸吾祖捐館忍復因此進官耶願改奏它親夫人竒其言遂奏尚書同堂兄宗本屬告命已出弗許辭衆知其志趣遠矣初命監鄧州商稅有持金帛私出城者吏執之欲倍稅而縱之君察其物非所宜有送州以治果皆巨盜監西京長泉稅兼採柴務舊制役卒日有定課雖祁寒暑雨必如其數卒或買薪輸官以是多凍餒爲盜民居患之君撫存區處積日會數併輸皆樂事勸功不踰歲所增者千餘萬而卒

尚有餘間得以爲生于今便之監杭州稅凡掌市征取之若太寬而歲計入則倍歷知忻州秀容河南府伊闕二縣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丞相韓公宣撫陝西雅知其才就舉通判州事塞下華戎錯居歲月浸久多冒耕者經畧使上聞委君提舉根括得二萬餘頃以增募弓箭手步騎萬有六千邊兵益彊考課爲天下第一特除知博州又易趙州皆以避親不赴乃知汾州又避親改耀州還朝爲開封府司錄參軍大臣交章薦之改三司勾當公事擢提舉京東西路常平倉河決澶濮水汎諸郡歲荐饑民流散天子憂之詔委君賑濟東西兩路君多爲方計所存活二十餘萬時諸郡方完城壘君請募飢民給糧以役之計工十有九萬未幾而成公私賴焉



初朝旨賑濟及夏成而止君上言民遺棄幼稚尚數萬無歸請賑至秋聽人得收養詔從之所活老幼者又數萬就為本路轉運判官君奉使不為苛察務安全官吏法令有未便於民者必以上聞率皆見從故所至以寬厚稱丁永安太君憂服除授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未行改利州路君以職在巡察當勤恤民隱州縣多居山險君不避跋履之勞雖窮僻無不至以衝冒得疾元豐六年十月六日終于官舍年五十有三累階朝散大夫勳上護軍服五品娶周氏封壽昌縣君子二人長曰鎬太廟齋郎次曰鐸女六人諸孤奉君之喪以七年二月三日葬河南宣武村北邙山先塋之次既葬請余文以表其墓余與君有葭莩之親知君之行爲詳故不得辭惟

君生於貴閥而不驕長於吏道而不矜仕優而志愈謙治辦而力愈彊其居家也孝恭其事上也忠篤其蒞官也勤恪其治民也愷悌行已終始人無間言可謂士君子矣君之昆弟六人皆以才行稱顯用於朝而君不幸未中壽而沒不克究其所有其命矣夫故書以表其墓

神道碑

太子太保宣簡田公

惟宣簡公既改葬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之龕澗里後十有六年其配永嘉夫人富氏命其子承奉郎旦以公功行之狀易名之議誌壙之銘屬范某曰昔先文正公當朝號知人而吾夫乃所薦進士及公輔政吾夫遂居近侍而繼亦大用周旋歲久爲志同道合唯是墓隧



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敢以爲請某竊惟慶曆嘉祐之際  
盛矣君明臣賢相與講圖治功而公以高文大策進預  
國論出入要顯遂總機政某幼侍先君熟公之貌及長  
又得公出處終始之大節爲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其先  
京兆田氏後徙信都晉末契丹略地河朔以公皇祖太  
傅北歸生皇考太師景德初契丹寇澶州以生口數百  
屬太師哀之曰是皆何罪而使就死地夜悉縱去乃自  
拔來歸朝廷官之至太子率府率以終始家開封而葬  
陽翟遂爲開封人公太師長子也少有奇志慨然喜功  
名讀書彊記博覽一經目終身不忘爲文章秉筆立成  
瓌富雅健尤長於論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  
再舉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

李氏喪罷服闋調楚州團練推官就監轉般倉改秘書  
省著作佐郎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  
寧府上書論時政甚切賜詔獎諭方且以諫官召會趙  
元昊反西邊用兵夏文莊公韓忠獻公與先公經略陝  
右言公材請以自佐乃爲經略判官直集賢院參都部  
署司軍事時承平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每出輒敗衄  
人心危懼其後制宜防患卒能以計禦賊公裨益爲多  
大將前設攻守二策又欲專用攻策悉數路兵出擊賊  
已得請公力言其不可乃止又上備邊十四事多見施  
用召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  
知制誥判國子監西兵久不解關陝大困韓忠獻公以  
樞密副使出宣撫而公爲之副使還判三班院又詔公



視河北兵食而保州兵士殺通判嬰城作亂即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路安撫使公以兵至城下賊懼開門自縛入誅首惡數十人遂定以功遷起居舍人移秦鳳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使知秦州丁太師憂是時邊帥遭親喪多爲詔奪公懇辭起復上又遣中貴人手勅起公公不得已請歸葬陽翟然後還治旣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今朝廷不爲乏人而螻蟻之志不獲自盡臣死不瞑矣因泣數行下上聞其言惻然又視公貌瘠甚不忍奪其志乃許終喪服除加樞密直學士涇原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使知渭州轉尚書禮部郎中俄遷右諫議大夫知益州充益梓利夔路兵馬鈐轄消井夷人犯邊勢且與烏蠻合

公盛兵甲臨之因遣人招輯皆惶懼請命蜀經王均李順之亂人易動先是許守將以便宜多專殺立成雖小罪或并徙其妻子出蜀以故老幼死道路丁壯逃而爲盜者甚衆公至首詢問民間疾苦視貧弱不能自存者振業之先教誨後刑罰果桀惡然後致之法蜀人安之奏減三司市布增常平歲糴以備凶歉蜀大飢人無莩亡論者以公治蜀大略有張忠定公之風治狀聞璽書褒諭遷給事中召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未至復以舊職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遷禮部侍郎遂正充使天下財賦自景德中嘗會計至是公始復鈎考出入虛實之數蓋歲入多於景德而所出亦倍公以謂天子恭儉無妄費而有司用度乃如此其弊不革則殫



民匱國日益以甚顧非主計者所得專則為皇祐會計錄六篇上之并乞頒示二府冀人主知其故而與執政圖之上覽之嘉歎未幾遂以為樞密副使天子平日固待公以有為及是任事事無巨細悉以訪公公知無不為亦言無不從嘉祐三年六月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故事大臣進拜多以次遷公始超其列人皆知上屬任意篤不义公且相矣是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惋駭亟勅太醫診視中貴候問加損相望於道公辭求去位章凡十五上猶賜告不許公意愈堅乃以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公請不已於是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數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詔輟視朝贈太子太傅

卹甚厚公仁厚長者貌稱其心與人言諄諄款密唯恐失其意而其中有以自守疑如也友愛諸弟人無間言自為小官未嘗私謁執政器宇恢然常以天下自任識者知其必至公輔在諫職於小事未嘗言獨引大體啓迪上心凡欲人主總攬威權分別賢不肖抑僥倖明賞罰以救時弊當是時仁宗銳意太平數咨訪大臣以天下事其所興為公建明為多與富文忠公少相友善夫人即文忠公女弟也迨公為樞密使而文忠公實為上相同時道行位冠百僚搢紳不以為二公榮而相賀以為天下福也公既被疾下至閭巷咸戚嗟聽伺冀公復起而公竟以疾薨矣悲夫公諱況字元鈞皇曾祖諱某贈太保皇祖諱某贈太傅皇考諱某贈太師無子以



弟之子至安爲嗣卒又以至平爲後焉始公以嘉祐八年四月葬許州陽翟三封鄉西吳里之先塋居久之夫  
人夢公若平生以爲水不可居旣而復夢云然即發壙  
公柩果爲水歆夫人乃自護還洛而以熙寧七年五月  
改窆焉嗚呼公之神靈其不昧如是亦異哉銘曰  
田氏陰德由太師積脫人而死報不躬獲克生宣簡爲  
時賢臣其賢維何於時有陳秉哲蹈仁有燁其文於皇  
仁宗俊又盈朝發策大庭公維董晁乃司邊畫荒穢以  
薈乃理邦財公私以饒遂都廟堂謀謨樞極帝曰休哉  
維吾夔稷文經武服無施不當帝疇公勞方倚爲相胡  
以疾嬰而失民望士懷致君所難者時功多享厚讒毀  
或隨公遭聖明坦然設施不終大耄天實爲之新宮孔

安壽安之道刻碑墓隧來世之考

行狀

故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武寧軍  
節度徐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徐州大都督  
府長史致仕上柱國韓國公食邑一萬二千  
七百戶食實封四千九百戶富公

曾祖處謙故內黃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鄧國公

曾祖母劉氏贈魯國太夫人

祖令荀故商州馬步使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韓國公

祖母趙氏贈韓國太夫人



父言故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秦國公

母韓氏封秦國太夫人

公諱弼字彥國其先出於周大夫富辰之後至高祖諱  
璘因五代之亂自齊徙居於汴仕唐至京兆少尹至鄧  
公始遷于洛今爲河南人初秦國太夫人夢有天赦旌  
旛鶴鴈降盈其家覺而生公才數歲方戲於庭忽大雷  
震同戲兒皆奔走公獨神意自若人以此異之少篤學  
自刻寓于僧舍不就寢榻冬夜以冰雪沃面鄰居僧有  
持苦行者猶服公之勤後應舉京師我先君文正公方  
居文館見公而竒之與語終日曰真王佐才也自此深  
愛重之親懷其文以見丞相王沂公御史中丞晏元獻

公洎諸近侍曰此人天下之竒才也願舉於朝而用之  
晏公世號知人遂以女妻之時仁宗再復制科先文  
正公謂公曰子之才非常流宜應是詔天聖八年公遂  
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逾月  
用丞相李文定公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廳公事丁秦  
國公憂服除會先文正公言郭后不當廢左遷知睦州  
公上疏曰廢后非治世所宜又以諫諍斥逐忠良是一  
舉而獲二過於天下也矧忠良漸逐則異日國家緩急  
何由得忠臣之心聞骨鯁之論哉除通判絳州時天下  
久安四方弛武備因東南歲凶民多失職或散爲盜賊  
公因上章言四事一曰闕將謂宜立武學設科目教養  
選求將帥之才及不當禁孫吳之書二曰聚兵謂詔凶



荒之郡置營募兵收其壯健不止免為盜賊兼可訓練  
以為四方之備三曰救農謂以流民棄地召飢者貸以  
種食而耕為屯田上可以資倉儲下可以賑窮乏四曰  
弭寇謂宜增邑尉弓手之數明其賞罰以捕小盜省巡  
檢之冗負明其兵力以防大寇景德四年召試館職公  
以不為詞賦求免仁宗特令試以策論遷太子中允  
直集賢院自此登制科人試館職止用策論由公始也  
從丞相王沂公辟通判鄆州寶元元年趙元昊反河西  
僭大號遣使致書且求割地邀金帛時事起倉卒朝廷  
施設用人或失折衝制勝之術公上疏陳八事一曰宜  
先斬其使則可以示國威折姦謀二曰聞閱兵四方馳  
使煩數非所以示威重安民心三曰兵興財用至廣宜

佐以內府金帛不宜專責外計必將侵刻人民傷蠹國  
本四曰宜重賞戰功以勸死士五曰不宜以節髦王爵  
購募首惡殆非示武明罰之道徒可取輕夷狄六曰勿  
用夏守贊充樞密使以輕兵本妨賢路七曰備邊乏人  
宜選擇羣臣不限品格各舉其類以收才能八曰每遣  
邊臣請先賜對觀其敷奏以察人才撫以德音俾竭死  
力書奏中外服其切中時務二年召還為開封府推官  
賜五品服改知諫院時朝廷悉天下兵以防西北而東  
南九道至乏守備公上言宜於逐道擇其要郡各募兵  
數千人立帥訓練以備他虞又茶鹽之禁方密利厚而  
法重致貧民抵刑者衆公上言願省羸兵節冗費以佐  
國用而弛其禁以追王風康定元年歲旦日食公上言



請罷其日錫宴以答天譴雖戎使在館亦宜徹樂就賜  
飲食朝廷不從公曰萬一北虜行之則貽朝廷羞矣後  
使虜者還云虜中果於此日罷宴中外服公遠識先是  
仁宗推委執政而執政者惡上聞其過失因嘗貶諫者  
遂榜朝堂禁臣僚越職言事公因日食上疏曰懼蓄修  
省之道無若開通言路納諫無諱使人人皆得盡言陳  
上得失擇善而行則萬務皆修不獨可答天譴亦將遂  
致太平矧庶政之多豈一二臺諫之臣所能畢舉必資  
衆賢多士之助願降詔求言盡除越職之禁俾狂夫瞽  
叟皆得獻議則可以下盡人情上答天戒尋下詔許臣  
僚皆得言事公又言西陲用兵臣僚奏封事甚多乞選  
侍臣置局詳擇可采悉施行之會劉平戰歿中貴人黃

德和逃歸誣平以降賊朝廷以兵卒禁守平家公上言  
曰臣聞平受命之日即時首路志在忘家徇國寧肯降  
賊必德和自以敗歸苟求脫免而造此語兼聞遣內臣  
體量深恐同類附會誤朝廷賞罰請遣文武信臣以往  
後劉平果非降賊德和坐要斬入內都知王守忠除陝  
西兵馬都鈐轄公上言曰有唐之衰始疑將帥遂以內  
臣監軍取敗非一令命守忠爲都鈐轄乃監軍之任也  
臣恐兵權遂移邊將無功請罷遣朝廷從之又言今邊  
事繫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而相臣不預乞如國初令  
宰相兼樞密使朝廷從之西夏大首領吹同乞砂吹同  
山乞各稱僞將相來降朝廷補乞砂以奉職山乞以借  
職置于荆湖間公上言曰二人向化而來宜厚加賞勞



探訪賊情今乃置之遠郡俾被羈縻之苦矧其親屬必已夷滅使有悔順之痛將何以招懷來者請召還優待以佐滅賊之計又言朝廷取士路狹天下必多遺佚按兩漢有賢良孝廉孝弟明經秀才進士之科在唐亦有制舉五十餘科本朝唯進士學經二科及近復制舉大槩所取文士而已其他人材悉皆棄遺願以臨難不顧武勇絕倫智足安邊才可將帥謀慮宏遠可使絕域之類多設科目委逐路監司察訪選舉以盡遺佚之才朝廷從之明年充三司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差使契丹二年五月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賜三品服時有用僞祠部牒爲僧者事覺牒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堂吏公遂白執政請收堂吏付獄

執政指其坐曰他日公當居此無事沾激蓋羞已不能戢吏而以此誘公覲止其事公正色曰今以公事來白何得以私意相誘必得吏正其罪乃止由是執政者慙而憾之差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西鄙連年用兵師老財匱北虜乘我之弊慶曆二年正月聚其衆於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非時來聘朝廷爲之盱食預選報聘者難其人遂命中書徧擇侍臣率畏避免辭執政有忌公者以事方危難若俾公往則覲其小失因可害公於是力薦公宜使契丹 仁宗召公面諭之公曰主憂臣辱今北虜驕慢如此臣焉敢愛死遂先命公爲接伴以觀其意英等入境 仁宗遣中使慰勞英偃蹇託足疾不拜公謂曰僕嘗使北病卧車中尚聞命起拜今公豈



得聞天子之命而不拜耶英畏其言遂使人掖而拜之  
前後接伴者未嘗敢與虜使語及他事時朝廷猶未測  
虜使所以來及國書中意公欲知其情遂開懷與之談  
論時動以息兵繼好之意至大名宴勞尹勸六符酒公  
亦贊之六符曰在途久荷庇護今日功虧一篑矣公曰  
九仞之功已大豈當以一篑遽棄耶六符笑而飲之退  
謂公曰朝來九仞之言甚好願善承之公曰敢不奉教  
自是英等始肯漸貢其誠實他日六符謂公曰國書中  
事可從者從之其不可從者宜別思一策以善言答之  
況王者愛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又一日英等與公從  
容語請却左右公即爲屏之英等曰此來蓋因兩國相  
疑初聞南朝疑北朝借兵助元昊而北朝疑南朝將違

約襲幽燕公曰北朝與南朝歡好旣久縱有間言南朝  
不疑也凡疑不可有有則兩情不通而姦人得逞其離  
間之計若兩朝洞達此理自然無事英等笑而稱善曰  
如此議論通透夫復何疑又曰此來國書大意止欲復  
晉祖所與故地關南十縣耳吾主深戒使臣毋得先泄  
書意今不免爲公言之者欲公先聞於天子議其可不  
思其所以答之耳吾儕當爲兩朝共惜生民也又言將  
來南朝遣使必慎擇其人使通兩主之意以解其疑其  
意蓋喜公之明決忠信不以戎狄外之欲復得如公者  
以終其事也六符密謂公之介曰六符燕人與南朝之  
臣本是一家今所事者乃是非類則於公敢不盡情被  
方盛疆且與西夏世婚相黨南朝慎勿與之失歡也因



再三詛誓此皆非虜使所當言亦由公至誠感動使然  
至都公先以其言奏之朝廷始盡得虜情豫以待之公  
又請遣大臣就館與議若措置得宜可使此虜息心萬  
一乖失不能揣見虜情兩疑不解則爲患不細 仁宗  
遣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伴不許割地而許以結婚將  
以太宗親孫允寧之女嫁其子梁王或止增歲幣公聞  
之語所親曰北虜無名肆慢朝廷遠有許與若增歲幣  
猶可如結婚其可哉四月拜公樞密直學士公上章懇  
辭不受尋假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使契丹英等  
聞之甚喜公至虜境接伴者問公以書意公即詰其求  
地之故彼曰吾故地也公曰且燕薊尚皆中國舊封豈  
得關南却爲北朝故地也又聞北朝來書以晉陽爲舊

附之封且晉陽自古未嘗北屬此語尤不中理況彼此  
大國豈當妄相加陵設有他國如此加陵北朝豈能堪  
耶皇帝初聞即欲厚有報復徐思先朝歡好又以父爲  
兄弟故且隱忍聞今來書中但略辨北朝所疑而已至  
虜帳見其館伴劉六符曰公來得非以向來賈中丞言  
結婚與歲遺事耶公曰然六符曰北朝皇帝不允此議  
堅要割地南朝亦嘗議及之乎公曰北朝若論割地此  
必是志在敗盟假此爲名耳南朝亦必不從當橫戈相  
待而已六符曰若兩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公曰北朝無  
故求地南朝不即興兵相拒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公主  
益歲幣北朝猶不相從乃是北朝堅執非南朝執也及  
見虜主公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



割地不知何故兩主無由相見故遣愚臣問其所以虜  
主曰以南朝違約塞鴈門又河北展塘水治城隍點民  
兵意將何爲諸臣競請興兵寡人謂不若遣使求關南  
故地求而不得興兵未晚公對曰鴈門近元昊慮其潛  
有侵跌故塞之且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十餘  
年以地卑水聚故滋廣耳城隍皆完葺其舊且非創有  
增立民兵亦皆舊有久不補將廢故按籍補之非違約  
也虜主曰非卿言寡人不知其詳又曰寡人欲得者祖  
宗故地耳公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  
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豈得復理前代所取  
之地乎必欲各理異代舊疆則豈北朝之利也虜主無  
言徐曰元昊稱藩尚主南朝加之以兵獨不先告我知

乎公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耶兼天子遣  
臣致意於陞不曰嚮也不知元昊與弟有姻今元昊負  
恩作亂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  
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將何以處之虜主顧  
其臣胡語良久曰元昊爲寇豈有使南朝不擊之理他  
日六符謂公曰昔南朝 太宗皇帝旣平河東遂襲幽  
燕今雖云西邊用兵無乃復欲謀燕薊乎公曰其時北  
朝先遣拽刺梅里來聘旣而復出兵石嶺關以助河東  
太宗怒其反覆遂伐燕薊蓋北朝有以召之過不先在  
南朝與今時異矣六符又曰吾主耻受金帛堅欲十縣  
何如公曰南朝皇帝曾言朕爲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  
土地與人昔澶淵方以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昭聖關



南故地但約歲致金帛豈今日而可求割地耶北朝今  
要十縣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使坐資  
國用朕念兩國主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故不愛金帛  
屈已以徇北朝之意譬如家人兄順其弟弟必亦當順  
兄則敦睦矣若兄既順弟弟不順其兄則必致爭訟他  
人亦共見其曲直矣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  
好也朕獨避用兵乎況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鑒臨之  
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愧心亦不愧天地矣天道助順  
人道助信朕何憂不勝乎六符顧其介曰南朝皇帝存  
心如此大善即當共奏之使兩主意通翌日虜主召公  
同獵引公並馬問公所欲言公曰南朝唯欲歡好之久  
耳虜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公曰南朝皇帝遣臣聞

於陛下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豈肯失祖宗故地耶  
且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則南朝以失地爲辱矣既爲兄  
弟之國不可一榮一辱朕豈忘燕薊舊封焉有可復之  
理耶此事政應彼此自喻耳退而六符謂公曰皇帝聞  
公榮辱之言甚開悟然金帛必不欲取唯結婚可議耳  
公曰結婚易生釁隙況夫婦情好難必而復人命脩短  
存歿或異則所託不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  
朝皇帝必有女公曰帝女才四歲成婚須在十餘年雖  
允寧女成婚亦在四五年後今欲解目前之疑豈可待  
乎不若金帛之速也公又知虜欲結婚志在多得金帛  
因曰南朝嫁長公主常制齎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虜  
緩結婚之意虜主曰事皆多卿等口傳而書中不言何



也公曰書之未有令臣口陳之語斯可憑矣虜朝示公以辭日公曰議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其議虜主曰候卿再來當擇一事受之宜以誓書俱來足明修好決矣公乃還奏其事 仁宗大悅除公以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七月復假前官持二事以往受書并口傳之辭于政府公既行至樂壽縣忽思未嘗見國書其中或有與口傳者小異則何以示信折敵耶乃竊發書視之果有不同遂日夜馳驛歸至都時欲晡矣徑叩閣門閣門吏白公以常制前夕進名翌日方對公曰我以機事來主上所急要聞也遲之罪在爾曹吏遂急奏公得對既而宿于漏舍一夕乃易書而往非公精慮善斷幾敗國事

餘在第十七卷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十六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十七

富鄭公行狀

及至其國虜主曰寡人熟思卿前言結婚則夫婦難必諧和徒使南朝嫁女異國懷骨肉之思誠不如金帛為便然受之無名須於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公曰獻字乃下奉上臣奉君之詞非可施於敵國也況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主曰今南朝以厚幣遺寡人是懼寡人矣尚何獻字之惜公曰南朝皇帝宋祖宗之上字繼先皇之盟好故以善意相承致幣帛以代干戈豈懼北朝哉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絕棄舊好以必不可事相邀耳南朝顧惜生靈故曲為歲增金帛今北朝見陵無已則南朝亦不暇顧生靈矣虜主曰改為納字如何公



曰亦不可虜主曰卿勿固執恐敗乃事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爲卿國之禍乎公曰陛下出兵能保其必勝哉虜主曰不可保也公曰勝既不保安知其不敗乎虜主曰南朝旣以厚幣與我納字何惜況自古有之公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而臣事之當時遺賂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此禮虜主默然復見公詞色俱厲知其志不可奪乃曰我自當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公又嘗謂虜宰相及劉六符等曰北朝皇帝謂南朝懼北朝此是以五代之際待南朝也自祖宗削平諸國東至南海西暨蜀漢提封萬餘里精甲滿天下何鄰國之懼乎六符曰南朝歲增金帛二十萬尚何愛於一字公曰金帛自前世固嘗有之至於

獻納二字實繫國體金帛南朝所輕國體南朝所重何可比也公自至虜中日與其君臣論難或自日出爭至晡時方罷至指帳前高山曰此山可踰若於獻納二字則如天矣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頭可斷此議決不敢諾於是虜留所許歲增金帛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齎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公至都上言曰契丹求獻納二字臣旣以死拒之矣願朝廷嚴勅館伴力拒絕之彼察吾意稍緩則必逞其志然後歸耳時非公忠憤忘身詞辯如湧幾貽國辱公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亟行不顧其徇公忘家如此尋遷翰林學士公上章及面啓仁宗曰朝廷專力西事河北無備臣不敢以死爭實慮激起干戈國家無以支吾遂奉朝廷



之命歲增金帛以緩其兵此豈得謂之有功而遽受厚  
賞哉臣願朝廷增修武備俟釁而動庶雪國耻遂不拜  
仁宗益嘉公有功而能讓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  
使公復上章曰臣昨奉使契丹彼執政之官漢使未嘗  
見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者臣皆言之以是得  
詳知其情狀願朝廷勿以旣和而忽之臣今受賞彼一  
旦渝盟臣不唯受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  
臣畏公論甚於斧鉞願收新命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  
不受賞是事未可知則守備不敢懈弛非臣飾小廉恐  
誤國事也亦不拜七月再除前命公直携論誥納於上  
前而罷逾月復除樞密副使時元昊使辭羣臣班於紫  
宸殿門 仁宗俟公綴樞密院班方御殿且命章丞相



之命歲增金帛以紓其兵此豈得謂之有功乎  
實哉臣願朝廷增修武備俟歲而動朕雪國耻遠不  
仁宗益嘉公有功而能讓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  
使公復上章曰臣昨奉使契丹彼執政之官洵使未嘗  
曾臣昔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者臣昔言之以是得  
計知其情狀願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命彼一  
旦渝盟臣不唯受朝廷斧鉞之歸天下公論將何  
臣數公論甚於各執願收新命則中外之人必謂事  
不受賞是事也  
論議納於上  
且命章丞相

辰殿門

仁宗使公

且命章丞相

處給糧假器使便推蘇之利而遠赴侍給之勞至明  
年二麥既登計其糶米近拾以萬石歸上者古於  
五十萬及及其子及孫及孫及孫及孫及孫及孫  
衣糧活其妻子人子及孫及孫及孫及孫及孫及孫  
恣其所取以自活者復不可勝計其偶不幸者即為  
埋公自為文以祭之謂其誠曰豈天朝之禮也  
方拜公禮部侍郎公以事歸乃安喪之喪公歸天下  
士則據貝州亂齊州禁卒千人皆脅其兵以在之  
公告者公以齊非蜀郡且不可伐也天不奪其  
從訓術命在青公受檄使往命齊公以  
而上章自陳擅遣中使之罪

仁宗使公

且命章丞相



處給糧假器使便樵蘇之利而無遠赴待給之勞至明年二麥既登計其鄉里遠近給以裹糧俾歸土着活者五十萬人及募其疆壯黥為軍者萬餘得不為盜且用衣糧活其妻子父母兄弟及弛其公私山林池澤之禁恣其所取以自活者復不可勝計其偶不幸者即為葬埋公自為文以祭之謂其冢曰叢冢朝廷聞之遣使獎勞拜公禮部侍郎公以賑卹乃安撫之職懇辭不拜時王則據貝州亂齊州禁卒千人謀屠其城以應之有詣公告者公以齊非屬郡且不可報以移文會有中使張從訓銜命在青公受檄使往合齊人而捕之至悉就擒而士章自陳擅遣中使之罪向非公深謀果斷幾速其變齊人為魚肉矣朝廷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亦懇辭



不拜俄加資政殿大學士明堂禮畢拜禮部侍郎以秦國太夫人久違鄉里請京西一郡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至和二年拜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潞公並命宣制之日仁宗遣小黃門數輩密詢於廟堂聞士論翕然或舉手相賀後數日翰林歐陽文忠公奏事垂拱殿仁宗曰近除文富二相士人相賀古者求相得於夢卜今朕得於人情則不待夢卜也歐陽公頓首稱賀嘉祐初仁宗弗豫輔臣雖在政府朝夕不得詳知起居狀公與文潞公懼有姦人矯妄之變遂率輔臣求入侍疾內侍之長止之曰未得詔旨公叱之曰豈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

耶遂直入見上因以監視僧徒祈禳爲名奏乞留宿內殿自此宮中命令出納事無巨細皆關白丞相而後行內外帖然至末年賴以爲法公以民間常多疾苦及橫賦重役朝廷有不知者遂遣使分往諸路寬卹民力其所革弊事及省徭役甚衆公又以仁宗春秋漸高國本未立遂與昭文文潞公集賢劉公沆參知政事王文安公同議擇宗室之賢者建立儲貳王公素聞英宗賢聖遂共以其名上之仁宗曰朕志已定卿等勿復疑也諸公喜而退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仁宗淵默垂拱萬機之政皆仰成宰相府公選用賢俊庶位得人而野無遺才除榷茶之禁以省刑罰至於民物豐阜夷夏安寧而天下不知輔相之權則公



代天翊世之勲不可勝言矣五年丁秦國太夫人憂  
仁宗爲特罷春宴五遣中使詔起復公上章懇求終喪  
從之仍給半俸英宗即位服除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退章二十上方拜  
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  
今上即位移鎮武寧軍進鄭國公累求罷將相上以公  
輔佐累朝年耆德盛爲海內所重人無間言虚心待之  
以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  
足疾未能拜固辭詔以新官復判河陽熙寧元年正月  
移判汝州且俾入覲詔曰渴見儀容願聞風論以公足  
疾肩輿至崇政殿門令男詔庭入殿扶持仍不拜又以  
門距殿上遠上特爲之御內東門小殿以見之恩禮優

重羣臣莫及賜其子緋衣銀魚召坐從容日吳始退再  
對上欲留爲集禧觀使公懇辭之官上欲召公爲相先  
遣中使諭旨曰卿今茲無得更辭當力疾入輔爲宗社  
計明年正月召還京師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  
學士賜甲第一區皆懇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未陞見聞有人於上前言菑異皆是時數不  
由人事者公遂上章曰春秋皆菑異所以警悟人君使  
恐懼修省董仲舒所謂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孟  
子對梁惠王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  
也主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是皆不聞以菑凶歸之  
於時數也在人之一身則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在一家則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一身一家至小也餘慶餘殃尚因人而善惡而致寧有國家天下之留祥而反歸之於天數而五事而致亦未聞推之於天也陛下萬一或時而信則救留卹患答謝天譴之意有時而怠虧損陛下之德不爲生靈之福無甚於此是時羣臣上尊號及聽樂上以久旱皆不受而羣臣猶堅聽樂之請公上言故事有留變皆撤樂恐陛下以同天節契丹使者與羣臣皆當上壽故未止其奏臣以爲陛下聖政惟新四海屬目正宜彰盛德以示夷狄願并上壽罷之益足見陛下嚴恭寅畏之美也上從之即日而雨公復上章曰陛下答謝天譴不爲不至上天報應陛下不爲不速矧令戎使目覩中國異事更願陛下未以今日雨澤爲喜當以累年留變爲

懼遠斥姦佞親近忠良恭畏上天即太平可至上即親書答詔云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留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又上章力陳君子小人之情僞繫王道之消長天下之安危望陛下深思辨察用捨小失則招致禍亂爲國大患八月以疾辭位除判河南府復得請判亳州移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拜左僕射判汝州再上章以不諳近制詔許歸洛養疾其年冬乞還政事拜司空復武寧節鉞封韓國公致仕元豐三年改官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又以王文安公之子同老陳嘉祐嘗啓建儲舊勳上以諸公未嘗自言深嗟異之特拜司徒仍



以子紹京爲閤門祇候六年閏六月二十二日薨于正寢享年八十上聞計震悼爲輟視朝內賜祭文遣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梁從政致祭賜賻慰卹其家甚厚士大夫識與不識多垂泣相吊公自還政未嘗一日忘愛君憂國之心朝廷有大事或降詔訪問必竭誠盡忠纖悉以陳畧無顧忌安南用師公復力言大兵遠行供餉皆出民力慮將帥漕郡縣之官務逃已責不卹百姓願深加存撫以安國本晚年復上書力禪時政臨終猶以遺藁一封付其子上之公爲人端厚明粹識度淵遠事無巨細皆反覆熟慮深極底裏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凡受爵進位未嘗不辭讓至六七不得已然後拜受接士以至誠雖微官布衣皆與之抗禮笑語從容送之

及門人有所長不啻在己委曲採問覲盡其能汎與人語詞氣極溫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深嫉邪惡闢之盡力聞端人良士偶在憂患必誠心軫惻竭意勞護其處家雖纖悉之務皆有規法四夷蠻貊盡服其名北虜使至多問公所在及安否如愛父兄至公爲宰相王德用爲樞密使謂館伴者曰南朝用二公何得人之盛耶退居西都十餘年深居罕出嘗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之至微安門市爲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文潞公尹河南擇鄉里年德諸公爲耆英之會公爲之冠公平生達性命之理臨終安坐奄然而逝未薨前旬日有星墜于所居還政堂之後有文集六十卷夫人晏氏封周國夫人子三人長曰紹



庭朝奉郎少有才行次曰紹京供脩庫副使後公一月而卒次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觀文殿大學士知真定府馮京早亡追封某郡夫人次為之繼室封某郡夫人次適宣德郎范大琮次適霍丘縣令范大珪孫男三人長曰直方守秘書省校書郎次曰直清守將作監主簿次曰直亮假承務郎孫女三人長適試將作監主簿張備次未嫁次尚幼其孤朝奉將以元豐六年十月甲子葬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秦國公之墓次某謹具公之家世歷官行事次為行狀將以求立言者銘於墓紀於碑及請謚於考功而書於國史謹狀元豐六年七月具位范某狀

太中大夫充集英殿脩撰張公行狀

曾祖 誼 皇任中書舍人累贈左僕射

曾祖母 太君 李氏

祖 去華 皇任尚書工部侍郎累贈司徒

祖母 郡君 王氏

郡君 王氏

郡君 高氏

父 師德 皇任左諫議大夫累贈太尉母郡君

潘氏

隴西郡太君 李氏

本貫開封府襄邑縣錦繡鄉濯錦里公諱景

憲字正國大尉公第二子其先河朔人七代祖達唐末為亳州刺史遂家於襄邑至司徒公始居洛陽人公天



聖四年以太尉公薨授守將作監主簿明道元年遷太常寺太祝監西京商稅院局事修舉不敢欺遷大理評事衛尉寺丞康定初河東始籍民兵慎擇令宰公以安撫使天章閣待制吳遵路秘閣校理石延年薦擢知并州榆次縣榆次素號劇邑前令多以不職免公至則大治改大理寺丞慶曆四年丞相杜正獻公參政丁文簡公連章薦公超遷通判棣州改太子中舍以本路職司避親就移通判齊州齊多盜賊而獄訟繁夥公謂民迫於飢寒不能遠罪若一置於法則何所措其手足由是原其情之輕者皆釋不問自此盜賊衰而獄訟簡少公以辭學嘗預貢士之選而見遺於禮部遂不復再舉後丞相程文簡公兩薦公乞召試出身公曰君子進以

道仕以義何必假此而後奮乎卒辭不就八年改殿中丞知梁山軍梁山介於川陝民俗乖戾至有父子異居而殺人以祭鬼者公以謂雖遠方亦當齊其風教即峻加懲革未朞月而民不敢犯以祀明堂恩遷國子博士賜五品服皇祐五年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海州州有富民丐子以養而爲兇人教其怨家訟之累歲不決公親訊其事盡得誣枉之狀即流所教人於遠州其連繫幾百人盡釋之莫不懽呼而去遷比部嘉祐初仁宗患茶稅不均遣使諸路較定公被命湖北凡一年悉按園戶虛實以定其稅所入不減舊而民無不均之患四年使還權三司開圻司兼提點催驅公事未幾改開封府判官天府浩穰自非通才敏則不足以勝其任公



發姦摘伏洞見情僞老胥猾吏傍視惕息畏之猶神明  
時豪宗大姓犯法者嘗請託于府僚有與故嘗往還者  
亦陰爲之地公持之益堅而於法終不少撓自是都下  
翕然稱之以爲一府之望開封捕盜賞法獲賊於舊城  
者比新城爲厚時有殺人於新城外而捕者乃云獲於  
舊城以覬厚賞辭已具公密訊其囚乃捕者日以飲食  
恩意誘使殺人且邀於舊城而執之遂置捕者於法有  
忌公者乃諷言路謂公侵擅尹權 仁宗察公之直而  
不聽遷駕部充淮南轉運副使山陽令鄭昉貪贓累十  
萬監司以其親族多在顯要莫敢按公曰法當先於貴  
權而於憑藉聲勢者有所不行則法尚可存哉乃窮治  
其狀會英宗登極赦昉得以不死猶除籍流竄嶺南自

是貪吏震畏引去者數人淮南發運司常預借濱淮廩  
米以充諸路上供之數雖有文具而不即償公以謂諸  
路漕輓各有所職不容相侵即戒郡縣不復得借因此  
銜怒高廟諱飛語于三司務爲中傷公曰我職當爾豈可

詭隨以苟自安設三司不我察我何恤哉八年英宗即  
位遷主客郎中又遷金部九年移京西轉運使丁母憂  
公至性過人一夕號慟髭髮盡白終喪哀毀若不勝服  
治平三年服除授京東轉運使今上即位恩遷司勳某  
官王逵嘗累任監司以苛酷聞及致仕還鄉里而貪恣  
不法爲鄉邑之害妄稱受朝廷密旨察郡縣過失以脅  
持上下因取賄貨一路畏之莫敢與校公悉條其罪上  
之遂羈徙宿州鄉邑莫不稱快所部郡守有以貪汙聞



者未至官先謁公公曰君昔在齊州已爲民患今又欲爲兗州患耶其人懼即請老而歸未踰年移江南東路因奏議漕輓之弊蓋由主者皆三司冗吏本無廉隅與舟人侵攘爲姦甚者沉其舟以滅跡宜代以命官且明其賞罰之格則可以絕其弊朝廷行其議迄今爲便熙寧二年移成都府轉運使過闕上嘉公才留爲三司戶部副使未幾奉使北鄙還復使西陲按視囉兀府寧二城公受命即奏曰二城不可守臣固不待到而后知旣而行未半道而府寧果已失守及還朝更陳囉兀不可守之狀且曰邊防本無事皆王人生事邀功罔惑朝聽以至于罪非嚴行懲戒則疆場無由安靜一日上謂公曰河東彫瘵卿當出總漕事授集英殿修撰河東都轉

運使仍賜金紫時朝廷方行民輸錢免役之法議法者有希司農旨欲以備直之外廣增其數以寬剽爲名者公折之曰免役之法正欲惜民力可因以重斂乎況河東地多山瘠民性儉嗇多取之則虐矣迨所議定總一路歲費備直之外纔取數萬緡以備凶歲朝廷從之暨常平新法之行州縣多不曉法意而失於宣布司農奏請下諸路監司覆按所部行之差謬者悉俾正之他路或即加按劾羣吏訕唯公所部但改正而已未嘗有所劾也議者欲以河東分爲兩路朝廷以問公公曰河東之田肥磽不同郡縣財賦兩屬不能相通而用矣分路爲不便朝廷從之時民力疲困倉廩虛匱公均其稅賦乘歲豐爲儲積米逾年民力遂寬而兵食有羨逮公之



去雖窮邊小壘皆有數年之蓄六年改太常少卿七年  
擢授右諫議大夫再任明年移高陽關路安撫使兼馬  
步軍都總管知瀛州先是雄霸之間歲出金帛購謀者  
以揣知虜情公下車未久謀者自雄踰莫而至公謂幕  
府曰謀者遠來徒覬厚賞若不抑之殆且生事即醉以  
酒夜遣親信吏載還雄州俾雄守以狀聞他日王人錫  
冬服部將有被酒後至公召立庭下責之由是軍中肅  
然有掌庾吏曹諫恃戚里不法累贓至死監司庇之猶  
欲薦舉公悉按其罪無所顧避元豐二年召赴闕因登  
對具奏熙寧以來歲多凶歉百姓積逋甚衆今歲一小  
登州縣督促使償累歲之負道路流言以謂其害甚於  
凶歲願少假以紓元元之急天子可其奏以付有司因

自乞便郡就差知河東陞辭日從容奏曰臣愚誤蒙陞  
下拔擢猥備法從常愧綿力不能補報今犬馬齒衰恐  
一旦捐溝壑不復再望清光區區之誠終欲竭盡臣聞  
聖人以天下爲度其於四夷何所不容以陛下英武宜  
無不服比來西南遠羌乃敢跳梁犯邊殆邊臣擾之耳  
若進兵遠討則恐糧餉不繼坐困我師亦恐交相殺傷  
干犯和氣將致飢疫之菑則邇人先受其弊矣上曰卿  
言是也蓋朝廷有不得已耳三城爲京輔要郡每郡歲  
秋夏常以大河爲水官務省近費而不計遠功故連  
年決溢以爲民害公至請增歲費又展北埽以當水衝  
其害遂息俄以本路轉運使親嫌乞移他郡元豐三年  
徙知同坐失舉左遷朝議大夫知房州踰歲上惜其



才復太中大夫知兗州未赴感疾以是年十月十五日  
考終於房陵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七公天資英特少有  
大志方爲兒時從母夫人過外氏李文靖公家與羣兒  
游獨不好戲弄外家異之太尉公捐館公方十二歲處  
喪已如成人母夫人嘗有疾公憂形於色寢食兼廢躬  
治藥劑爲杵傷指亟以衣覆之懼貽母夫人之憂母夫  
人季氏父太傅公有人倫之鑒嘗撫公背曰此兒風骨  
秀異發言不忘必能大張氏之門相國王沂公亦以太  
傅公言爲然及長侍奉母夫人竭力養志凡四十餘年  
未嘗少有顏色之忤龍圖思公師魯負天下重名愛公  
之才兩以女配之公旣游師魯門益好春秋學與朋友  
論辨古今至忠義名節之際慨然歎息常欲身行之

故歷官所至無不稱治雖有積弊素不振者於談笑間  
決之莫不當理退食宴生披翫圖史淡然視軒冕若無  
足以動其心者又其奉甚薄所得俸祿皆均施內外  
親族故歷仕雖久而家無餘貲視兄弟之子情均已子  
有少孤者必先已子而保任之家居有法度嘗戒諸子  
曰汝曹立身行已當以孝悌忠信爲先苟不由禮義而  
進雖富且貴亦吾所耻矣方其副三司也士論已爲即  
當進用而公守道自信非公事未嘗及執政之門故居  
三司最久而不遷凡出仕五十年楊歷三期其所設施  
皆可爲法然公性謙厚旣不自矜異復不妄許可故獨  
爲當世賢者所知杜祁公富韓公尤所信重及坐失舉  
謫守房陵雖僻陋無醫藥怡然順適家人不見有憂愠



之色疾革召諸子屬以後事神色不亂先夫人追封天水郡君今夫人封長樂郡君子五人長塾通直郎河東轉運司勾當公事次量前定州唐縣主簿次益承務郎權知鄆州壽張縣次重承務郎次直夏進士女六人長適宣德郎簽書集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石熙次適前潁州團練推官李堅次適通直郎審官西院主簿李士京次適承務郎韓宗質二女在室孫男三人孫女七人將以元豐六年某月某日卜葬公於北邙之原以先夫人天水郡君祔焉公之大節始終可紀以直道事君方正率下傳家清白而信於朋友位雖居兩禁猶未足以究其才今不幸已矣某勉從諸孤之請直叙所聞爲公行狀託當世名公大人以爲之誌而垂不朽焉謹狀終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十七



大丞相忠宣范公文集卷第十八

忠宣公國史本傳

某字堯夫世家蘇州父某嘗參知仁宗政事謚文正

葬河南遂為河南人某五歲知讀書八歲為其徒誦說

書義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第進士調知武

進長葛二縣俱不赴文正薨始出仕以秘書省著作佐

郎知襄城有惠愛課民種桑號其桑為著作林云召編

校昭文館書籍辭不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公事賈黯

知開封薦宰襄邑縣有牧地衛士挾以暴民田某取一

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某某言兵須農以贍卹

兵當先卹農朝廷直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某始

治平中自江東運判召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



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議某曰陛下親受  
仁宗詔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不同請如從  
官議繼與御史呂誨引証據經語片大臣尤切納告牒  
家居待罪已而內出 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  
后某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闥異時或  
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趣某就  
職某猶以不俱如從官請去益堅上不得已出某通判  
安州繇是某之名震於天下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  
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  
居舍人知諫院未幾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國子  
監 神宗厲精求治任用王安石事多所更某言驟更  
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

見之怨上問何謂不見之怨某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  
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上善之令條故事可爲戒者以  
聞某作尚書解以進及爲諫官前後爲上言者以休兵  
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爲急崇  
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達  
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激切  
無所諱避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  
求積弊不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亟就必爲儉佞所乘  
不可不察某雅與安石厚善至是數言安石以五霸富  
國彊兵之術啓迪人主失天下望旣而劉琦錢顛孫昌  
齡同時罷御史某又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去令在  
廷阿附者柰何乎陛下言益指切安石并及他大臣上



寢其章罷諫院留修起居注固辭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失覺察僚佐宴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入見上問兵法邊事皆對非所習固辭懇邊任不許慶自文正爲帥有恩某至屬歲饑賑發以時全活甚衆旣而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食公私獲助復爲營來歲耕稼之具歲以大熟或言其廩貸過多遣使按視民間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會屬郡流人道慶稱冤按得冤狀郡將种古訟其挾情變獄詔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逮某就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童兒相率誦詩隨之久廼得去獄成古坐誣告抵罪某猶以他事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以喪子請罷得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論教

保甲妨農事甚力累遷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夏直龍圖閣知慶州歲中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講又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光入相首改差役法某力言之曰事當熟講而緩行之不然滋爲民病於是人服某平直知前於安石非苟爲異也明年二月進吏部尚書數日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某召還兩宮亟遣中使賜太官饍出手詔問備禦西戎之策某請還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未決會某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予地之外歸一漢人予十縑事俱施行旣而夏人未順某請陝西一郡自效不許會邊臣俘蕃酋鬼章以獻兩宮歸功輔臣褒賜異甚某請誅鬼章塞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赦不殺其



後又欲官之某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元祐三年春  
拜太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某自爲執政務  
以博大開土意忠篤革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章光廟  
諱鄧綰皆力爲抹解因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  
陳恐錄人之過太深實繫國體兩宮感悟即日遣中使  
手詔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  
者亦勿復以言旣而在廷頗分朋黨議論多出私意浸  
潤之說稍行學士蘇軾草策題被詰韓維罷門下侍郎  
補外某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言黜及在相  
位諫官王覲坐論朋黨貶某復爲辨君子小人朋黨之  
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明  
年吳處厚以蔡確安州所爲詩箋釋以聞臺諫執政王

其說且欲貶之死地某謂呂大防曰此路荆棘已十八  
十年矣不可自吾輩開之欲約大防相與論列旣至簾  
前宣仁后曰蔡確以吾比武后大防不敢言獨某與  
王存同奏乞薄確之罪不從於是吳安詩劉奉世論某  
不當救確而某亦堅求罷廼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  
踰年進大學士爲河東經略安撫使瘞民燼骨未葬者  
三千餘喪徙河南府再徙穎昌府召還復爲右僕射仍  
遷通議大夫某於事無所回隱同列或病之會宰相呂  
大防引楊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某以畏不端不可用  
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門下侍郎蘇轍從傍誦其  
彈文某初不知也由是乞罷政不聽因固請時哲宗  
方親政於大臣中獨注意某有密薦人材者輒以問又



問先朝法度某悉實以對因勸 哲宗擇臺諫官且言  
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參議論可以為法然不可非  
其人 哲宗嘉納之 宣仁崩後小人爭論垂簾時事  
某力陳 太皇太后勤勞保佑之功請依明道故事下  
詔戒妄議者蘇轍以論改先朝法度引漢武為言 哲  
宗怒擬非其倫貶汝州方 哲宗怒轍不敢自明某獨  
前奏武帝雄材大略史無貶詞况轍所論事與時也非  
論人也 哲宗怒稍解轍平日與某不相咸至是服其  
為人章光廟用事某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左正  
議大夫知穎昌府未幾奪一官徙河南府改知陳州某  
當政時 哲宗問貶竄之人殆難永廢某前贊曰陛下  
及此堯舜用心也因請以時叙復及明堂肆赦章光廟

等先疏呂大防已下數十人終身勿徙某為申理請追  
還辭甚懇至忤光廟等意落職知隨州明年以武安軍  
節度副使貶永州元符三年 徽宗既即政即日走中  
貴人湖南致上及 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啓皆國家  
大體蓋將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  
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  
太一宮使召使者問賚相屬某以疾辭遣國醫往視又  
固請還穎昌里第上察其不可彊起許之然每對輔臣  
以不見某為恨又手詔之曰卿有忠言嘉謨宜時陳奏  
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既而疾益侵請老不許建  
中靖國元年年七十有五薨上聞震悼會 皇太后崩  
不視朝贈開府儀同三司勅穎昌河南給其葬事賜世



濟忠直四字以是書于墓隧碑首謚曰忠宣某性夷易  
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  
無間言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  
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踈族歿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  
有文集二十卷子正民正立正思正路正國

范忠宣公行狀

公諱純仁字堯夫幼警悟五歲知讀書八歲從羣兒戲  
能以其所授書爲之講說正席環侍剖析有理文正竒  
之十一遭楚國喪哀毀如成人文正仕漸顯一時知名  
士多所延揖如孫復石介胡旦李覲輩率命公從之游  
乃博通羣書爲文無有長語切於語事文正曰是必能  
世吾家以文正恩起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進士及第

知常州武進縣辭不行改許州長葛復辭文正曰被遠  
固有名此纔數舍爾何辭焉公曰本不欲去親側遠近  
非所恤也文正薨家貧無歸借官屋以居僅芘風雨長  
兄早得心疾不省事門內幾百口公寔主之人不堪其  
憂而上下無一言之異服除始就仕賈昌朝守太名辟  
公掌安撫司機宜文字公曰方北道多事時彼將以我  
爲助義不當免其如吾兄相與爲命何人固彊之曰借  
行何妨耶公曰兄之疾一作則數人不能制未論官守  
不得專在側此去隔大河萬一中流疾作則我必與之  
俱溺矣再辭遂已宋庠薦公堪館職召試學士院公以  
兄疾辭再召又辭卒不赴以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  
民不知蠶公曰是可緩耶乃課民種桑後紡織比他邑



為多既去思公不已至名其地為著作林簽書許州觀察判官事會昌朝守許事無巨細待公而後決知開封府賈黯辟公知襄邑縣凡隸官屋舍無一椽不更而民不知勞縣有牧地衛士歲牧馬率縱之壞民田前此莫之禁或訴於公即捕而杖之主校抗聲曰令敢爾耶遽白其事詔劾公甚急公曰衛士非令所當杖然民吾子也又兵實資田以養安忍坐視其抑哉亟自列以上尋報免令遂兼領牧地蓋自公始天久不雨下將艱食公命賈販者輟他貨一意積粟而告之曰異時之出吾當為爾宰果如其計賴以全活者甚眾利及旁境大興學校  
飲食畢自區處來學者益盛比自公湖外歸邑人夾道焚香羅拜逆挽公舟唯恐其過之速也距公去

四十餘年矣擢河南南東路轉運判官召為殿中侍御史未拜遷侍御史知制誥錢公輔繳詞頭責滁州團練使公言職事也言雖有過情則無他陛下近詔求直言而侍臣未聞有所獻得非以公輔為戒耶又言自公輔貶謫以來朝廷除授寧免失當臣下不敢言虧損聖德無甚於北京師大水公請詔侍從官各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餘官依次轉對如故事又乞罷秋宴以承天戒時更定江淮荆湖福建路鹽法公請並依兩浙法減價并下三司別定私貶之令又言日近雜學士待制修撰太冗宜立定員數又乞為隸王東陽郡王擇保傅又言歲上辛祀天南郊致齋日當壽聖節乞上壽不用樂以明克己奉天之意有詔兩制依典禮議濮安懿王稱



號封冊已定而政府議不同復有詔權罷公謂同列曰  
此大事也不可不辯蓋將有甚者焉乃上疏曰陛下昨  
受 仁宗詔命親許爲 仁宗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  
子故事以至纂承大統天下以陛下爲仁宗之子與前  
代入繼之主事體不同願以大公斷之特降詔旨恭依  
兩制所定相次果議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公又疏曰  
仁宗當盛年立陛下爲子皇太后不避六官之怨力贊  
先帝保育陛下是皆欲陛下繼統承祧一意大業不期  
陛下率然建爲此議上則違先帝之意中則傷太后之  
心下則失天下之望又奏歐陽脩首開邪說妄引經據  
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請寘于理累上章未報  
公遂繳納告身居家待罪皇太后俄出手書中追尊殊

號之議尋降勅命奉行公言此事始因中書之謀陛下  
謙慎未行聞太后曾下手書切責政府因此權罷始末  
不同天下將何以取信此必權臣欲爲非常之事假母  
后之命以行其志或乃出於逼脅願察臣言凡繫濮王  
典禮陛下自可擇而行之何必以母后爲說旣而促公  
供職公言太后與政府大臣並受先帝顧託言猶在耳  
永昭陵土猶未乾豈遂忘而弗顧再有旨起公公言臣  
不能早悟陛下罪益深重豈可復居言路臣之心有死  
無二又中書劄子督迫公出公乃錄前後未降出凡九  
章回申又申御史臺殊號之議遂止公猶未已乃出公  
通判安州移知蘄州改京西提點刑獄未到移陝西未  
到權陝西轉運副使未到權京西轉運使復移陝西召



對神宗問公曰卿在陝西久必精練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公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才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也公曰粗者未精之辭然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留意邊事陛下若留意邊事則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靈耗竭財用糜費賞爵不唯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下深留聖慮公又奏王安石變更法度物議沸騰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曰何謂不見之怨公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此不見之怨也上曰卿才如此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以爲鑒戒者以聞公遂作尚書解以進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

此願陛下深究而行之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公辭不允邊帥种諤坐擅興謫湖外俄除秦州都監公言朝廷既許夏人納款及謂取綏州非本意今便令諤處邊任不唯致夷狄疑阻亦無以戒勵邊生事之臣又乞催促齋夏國封冊詔書使人進發所貴朝廷恩數速達異國而疆場早得寧靜進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公五上章辭不允乃促公受勅公既不獲免益思所以爲報公嘗謂人主之勢既重而又堂陛阻絕非開廣聰明則下情無由周察頃雖有言止緣一時之事事過即已今須推而行之以防壅蔽乃上疏言兩府之下則有侍從官寔古九卿之職是宜朝夕論思同國休戚今則只將主判司存便爲已之職事寵亞四輔報



同庶僚人情既習因循朝廷不知考核或有時政得失  
唯能退有後言處之不慚僅同胡越願降詔督責凡朝  
廷闕失並須論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詮定量加賞罰  
時上新即位躬親庶政公言盡心所務督察細事者有  
司之職經國阜民選賢任官者宰相之職容載如天地  
廣大如江河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者王者之德願陛下  
潛晦願養擇相而任廣聽納察邇言使愚智效力上下  
盡心自然端拱垂衣太平可致又言近日御前揀退年  
老將校皆是久歷艱辛累歲戍邊守之人既因對御選  
擇將來殿前馬步軍司便爲永例此軍政也不可不察  
望於其間取稍堪部率者改隸已次軍分以示人主隱  
恤知難之意知秦州孫永以守邊失策詔以李師中爲

代公言帥臣尤須久任方能練習事若屢更則難責其  
效而又百事從而變易兵民無不煩擾兼永忠謹鎮靜  
師中任術躁動不若責永後效依舊在任又請用慶曆  
中故事增置諫官以廣言路又請重定縣令考課之法  
以防濫奏 神宗切於求治臣下多自踈遠召對延訪  
得失公言小人之言聞之似可采行之必有累蓋其知  
小忘大貪近昧遠急於奮身不思害國願加深察又言  
走馬承受妄有論奏動搖帥臣過索承奉其言不可輕  
信又請宣諭執政如有妄奏邊事及曾惹引生事之人  
不得與邊任又請委監司體量走馬承受不得於條約  
外妄陳邊事及言人長短其所入文字乞降出公行京  
東轉運使陳汝羲進羨財及以官綿折還和買絹價荆



湖北路孔廷之進納入官本戶不充則令三四戶共買一官公請重行貶謫以戒聚斂辱國之臣富弼再相輒辭疾家居謝客屢詔不起公言弼起布衣仁宗擢爲宰相先帝暨陛下倚爲舊德四方士民以爲賢臣弼當自任天下之重而盡陳其所欲爲而乃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向背失宜弼與先臣最厚臣待罪諫垣不敢通私謁以致忠告願陛下宣示此奏使弼循省以供厥職又奏唐則天以僭竊之政務求多事以收人心廣令臣下舉薦兼人亦得自舉選任雖冗然猶多得人材故姚崇宋璟相繼時出開元之治寔有賴焉願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以備選任御史中丞呂誨以言事降黜公言誨正人也願留之左右以勸忠良又

奏臣前此面奉德音令臣具陝西利害今列十事以進一於邠寧二州移置帥事二擇帥府通判令兼經略判官專董糧草三罷監牧以其田爲營田四委帥臣監司裁省冗占官兵五新城中武藝人於近裏州軍差使候有警急旋行勾抽六沿邊次邊鄉村酒場月課不滿二萬貫者並停閉城寨酒課不務增羨七通解鹽茶馬於轉運司八依秦漢軍功爵級置散官及牙校名品募人入粟以實邊備九沿邊置權場以茶并雜貨博易仍通入解鹽額十陝解號絳四州歲差夫採斫黃河梢木並以官錢收買神宗一日謂公曰取士之法不均行之雖久不能無遺才命公條其利害公曰祖宗以進士一科爲盛公卿以降多此塗出然所舉之業東南川陝之



士最士至禮部只合西北而考之故東南川陝多得而西北少設欲明示區別不無寄貫巧偽之弊願詔郡邑嚴養士之法每下詔責長吏與學官取本貫及曾入學滿二百日有行者於解額中分三分之一送至禮部則別為特舉一科只試論經義明記路分考拔優立所取之數至御前賜第亦如之若是則均矣又乞詔政府臺省館閣經筵監司並數路參取無拘有無出身著作佐郎章辟光請岐王出居外第公言親王居外自有故事豈容小臣僭形間言萬一岐王聞之不安其處則傷陛下友愛防微杜漸不可不察三司判官張靖論陝西轉運使薛向博買鹽馬不實事詔靖就劾而向已前知矣允換藏匿唯意所任靖至而欺罔之迹已不可得靖反

坐謫向遷發運使公上疏極論賞罰之失致天下疑陛下責君子太重獎小人太深靖許風聞言事即坐左遷向違法罔上驟加進用向在陝七八年靖一旦體量不能盡見虛實責君子太重則忠臣難立獎小人太深則姦邪易滋微臣耻枉尺直尋陛下不可啓寵納侮望追還二人之命以正賞罰又言陛下但愛向小有才可脩驅使其詐佞不足深慮此臣所以竭力陳論死而後已兼臣在陝西親見其姦不獨壞法民寔被害上有大臣主張下有小人鼓譽衆雖深疾在陛下無由得聞今又被旨體量之人遽先坐謫而小人獎用益深復使均輸六路則必增其姦計巧於前日且復人人以靖為戒誰復有言是縱裴延齡之詐妄極皇甫鏞之誅求為朝廷



歛怨害民使陛下財聚人散又言臣曾奉德音欲修先  
王助補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必  
將剖割生靈歛怨基禍蓋是中書不合差除致累陛下  
聖德章十餘上展轉詳盡其意欲人主之必聽也餘在第十

卷九

大丞相忠宣范公文集卷第十八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十九

范忠宣公行狀

是時王安石初秉政置三司條例司興青苗助役法分  
遣專使詣諸路搜抉遺利將盡變祖宗法度同已者進  
異已者逐富弼趙抃唐介日交論於上前或以疾辭或  
以事去或以至發疽而死司馬光呂誨范鎮章疏論辨  
每進對亦必極口指陳中外紛然公曰君子信而後諫  
未信以爲謗已姑取必於聽納而已逆耳之言可遽效  
耶不若馴至於深切則庶能售以故公自陝西召對因  
事以及安石者無一疏不反復開曉至論薛向均輸則  
漸至於深切於是上疏言臣自到諫垣方見陛下進用  
王安石與士大夫相慶以謂儒者得用必贊陛下行堯



舜三代之政修已安人之務今安石臺官天子耳目將使警察百辟以防僥倖今琦等一言柄臣便蒙降黜況在廷大半趨附陛下更以法令驅之使畏大臣則其勢將無不至然而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革所以景帝削七國之地而晁錯戮東漢疾橫議而黨錮與宋襄公急於求霸而致喪師唐文宗急於除姦而訓注禍作故帝王之圖治必顯仁藏用人材以長育而成功德以積累而大通其變使人不倦神其化使人不知無爲而天下自安矣又疏六路均輸爲害借周官賒歛理市之法謂可以奪兼并百物其實乃商賈賤買貴賣漁奪之術久之不免抑配民間邀求羨息罔上毒下有傷盛德蓋上率下以

儉上化下以勤上下勤儉則自然公私有餘矣願速詔罷之公以數言事未見聽因見上自陳曰臣言可用願加采納臣言不可用願罷臣言職重行貶竄上曰官家留卿不可求去公曰臣爲言事官言不信於陛下雖聖恩隆厚臣愈難當遂居家待罪上察公不可彊乃罷公諫職移公管勾國子監公求去愈堅執政密遣人謂公曰議除知制誥可出視事公曰斯言何爲至哉得用過於得美官如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又再乞早賜責降不從公言多激切盡神宗每優容而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左右近臣亦不得而知蓋防執政之或聞也而公每宣乞付中書樞密院施行至是公盡錄前後章疏申中書安石見之怒其携以告上曰范某狂妄如此不可不重



貶上曰范某無罪安石爭不已上久之乃曰與一善地  
遂以公知河中府蓋方用安石故屈公令少避也未幾  
移成都府路轉運使安石憾不能釋而謂新法行之民  
間多不便公蓋盡論仍戒州縣不得遽行以待報安石  
愈怒命其客李元瑜為提舉常平官且伺察公將逐害  
之鉤索捃撫無所不盡卒亦無所得公竟坐謝景初李  
杲卿遊宴事為失覺察降知和州移邢州未到進龍圖  
閣權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知慶州因入覲 神宗見公  
喜曰卿父在慶有威名卿今繼之可謂世職也公謝曰  
臣不肖何足繼先臣又問曰卿兵法必精公對曰臣儒  
家未嘗學兵上曰卿父隨侍在陝西必熟邊事公對曰  
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體恐不同公

察上意欲攘夷狄開邊境徐對曰臣不才陛下若使繕  
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開拓侵攘願別謀才帥因堅辭  
上曰卿才何所不能但不肯為朕悉心爾公對曰臣子  
之於君父殺身且不避豈有不盡心之理但陛下所問  
悉非臣所長不敢上欺公又辭上曰不可明日上謂韓  
絳曰范某論邊事一何踈耶絳退而問公公即以對上  
之語語絳絳歎曰非我所及也上之謀公絳適與聞故  
及之慶大饑道殣相枕籍公到遽發常平米賑貸僚屬  
願請而後行以避不用赦原之令公曰報到則無及矣  
當獨任其責何復累君等耶民遂蘇復斂殣為聚塚已  
而懼無以繼忽蓬結實延袤原野類粟而甘食之可飽  
境內以足前此民謠曰飯來即飽方公命下民相告曰



范果來矣至是民德其祥仍收所餘以實倉廩益市耕牛穀種分貸墾殖殆遍雨暘隨禱而應歲大熟或謗公賑發過多全活不實朝廷遣使按視皆曰公實活我其忍累公乃相與兼晝夜輸還使到已無所負其窮核至發冢數骨卒無所中公知環州种古執屬羗爲盜奏流南方過慶輒聲寃公以屬吏果非盜古乘間訟公爲挾情變獄朝廷遣御史制勘獄急而情不可得古反誣告然朝廷終不捨公會郵延呂惠卿密奏公擅回宥州牒坐是落職知信陽軍方公召對合四州之民無慮數萬遮道涕泣挽公馬不得前皆曰公擅回宥州牒而反坐獄我生不如死至是有自投于河者又有小兒數十號哭以詩送公西州至今傳誦移齊州或謂公齊俗凶悍

輕爲盜劫屠販治不峻急不能戢公曰我寬乃性也矯以猛則不能久適取玩爾獄至不能容公問其然則皆不當繫不敢出公曰不出柰何曰出則官所病也公曰終如是安乎曰姑待其瘦用以除民害公曰是豈天理耶盡呼出立庭下而令曰爾等害民紊官莫不欲爾爲瘦者苟能自新我將生爾皆叩頭如令後犯法者至減常歲之半而獄幾空以連喪子請宮祠詔以公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保甲教閱甚嚴非老弱不得在家諸路專置官提舉督責按劾聳動天下公曰妨農無甚於此三上疏請輟其力以應歲事之急俟其隙計日補之遂乞計一歲應教之日併就閑月餘日令並歸業請著爲令又乞選武藝精熟人材可觀者以次選



用其頽僮者刺充軍錄事參軍宋儋年暴卒公疑其非命即遣子弟家人與後事微得其遇毒乃下吏果如其謀瑣細悉如公所料復直龍圖閣帥慶 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權同聽政詔中外實封言事公上䟽請凡在官各陳本職事及所經歷利害無間遠近仍設科條須隨事具因革亦可因之以識其人特邊事未寧絕西夏歲賜之物方議還其所賜或以謂夏國困弱不足慮公乃錄光武報臧宮馬武詔書上之又引孟子以大

事小可以保天下之語爲據并渭邈川首領溫溪心所言夏國大旱無苗難集人馬爲不足信務欲休兵息民已而夏人入貢極恭順然每頓市物過平日之數謂恭順爲悔過市物多爲於我無疑間公言恭順非本情多市物似不爲頻來計恐於分畫地界之際阻兵脅盟願戒邊臣益加嚴備遷天章閣待制以兼侍講召道拜給事中辭不允公以謂人君當正心誠意以仁爲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爲宗廟社稷之福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辨哉公每進講必反覆開陳期於人君可行而後已於是司馬光初相將盡改熙寧元豐以來法度公聞而歎曰先帝勵精求治十九年間寤寐堯舜三代之君如旦暮相與紬繹但大臣用心太過希合者不計可行與否趨風迎意私致先帝寤寐之求旦暮之遇轉而之他今特去其太甚者可矣又須徐徐經理乃爲得計一時與光同者多指公爲好名公聞而歎曰是又一王安石矣又曰差役一事尤不可



暴當擇人付之使之施行以審利害方可去取然而不獨此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法度無不便者既見光光即以所上役書藁示公公曰方欲有請也力陳不售又作書告光曰此法熟議緩行則不擾急行則踈畧而擾委非其人其擾滋甚公忍以擾重毒吾民耶大不類公所舉或已奏難回則可先行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而持之益堅公曰不從容尚有說遽爾以益堅之請是使人不得言爾不言人孰不能亦可以贊公苟取容悅者若果爾何如少年合介甫以速富安用彊顏於此以媚公求合哉公未可以我心至誠便爲民受其賜也不勝憂懼光又欲進士得朝臣保任乃許應舉公曰不可此議已行人不我同則虛勞思慮而失宰相體若遂從

則衆人莫如公者正人退而諂諛得乘其間不獨乘間且將增飾以迎公意推此以往何所不至既而都堂召公計事退而上言曰三省樞密院召臣議邊事臣已隨問畧對矣欲降詔則臣對以解仇釋怨罷兵息民欲審察敵情措置事機則臣對以專委帥臣欲棄地則臣對以不可徒然便可與換易陷蕃兵民此安危所繫而執政所異同計陛下深居九重不易裁決願賜對上前使得詳盡上尋遣中使賜御膳及實封劄子問公曰夏人自升遐累遣使入朝外雖恭順中則未測向日所得城寨守之棄之何者可久公對曰今聞夏人將到請擇押伴臣僚使與推誠語論聖政好生惡殺捨已從人之德以索其語如其意在得地則以換易驗之如無說則以



此事付延州趙高俟其押生口至界上乃遷入城寨居人勾集虜到生口人與地相交還然後罷兵息民以圖無前之利臣所以乞責之臣下者慮其言不婉順有虧國體爾又奏乞依嘉祐敕重定案問舉首之法又奏四方讞請大辟案見依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詔書臣竊校之降詔以後比舊斷死者無慮數倍罪疑惟輕寧失不經得失甚明望委執政必決於上而降除誤奏之罪則可無冤濫進吏部尚書公再辭未報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有旨誥命更不由門下省逕付外行下時夏人在廷上欲公遂任此責而公與司馬光聯親慮光引嫌有言稍稍入院也公既辭又指此為嫌不允公知上意所託乃力陳前議而同列或難之持久不下公偶

移賜告遂上疏具三策以獻以地易人一也留蘭州定西城二也并塞門吳堡義合二砦與之三也又乞還地之外每送到一漢人支絹十疋以誘其利心而人可盡

得章

光廟諱

得罪去父年九十歲議與一便郡已行矣而

言者遽止之簾中宣諭三省今後不得如此似形責戒公言置往咎而念其親與夫從諫不惑皆陛下甚盛之德然戒約之言君臣之間不免形迹况二三大臣多是老於患難進之猶恐不及若更退之不免顧避自防翻怨無所裨益而偷合苟容之人進矣又聞宣諭假令私家尊長有所怒卑幼豈容寬解臣愚以為不然而人主之量如天地豈得更喜怒好惡臣恐佞人讒間以惑聰明乃引唐魏徵對太宗語君臣一體若有形迹邦之



興喪未可知也公自以不次被遇尤思所以爲報事雖非所與必亦竭盡啓沃知鄧州鄧綰知揚州言者指綰舊事論斥甚急公於籬前極論以爲非退又上䟽言綰已經先朝責降今來因人易地豈可再有所貶三上章反復開陳期於必省又言臣曾蒙差知襄州因綰奏罷今日之言蓋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尚恐進呈之際有所移易不免再三冒瀆上遣中使密賜批語以謂當時希合者衆若人人而責則事無窮已似非安靜之道欲作一詔書諭以更不行遣當各安職業令改過自新如何卿更具可否奏入公奏臣伏讀批旨不勝感歎望只以此意付詞臣潤色以成訓誥之美學士院試館職人蘇軾策題言者論其引用不當公言軾乃

臨文周慮不至本非有罪而聞言者不已臣深恐萬一施行則相與論辨紛紜不免上煩處畫望召言者諭以朝廷置諫官蓋欲補闕失辨邪正人臣小過本無邪心不須深論若其引咎求去則云朝廷不欲以小事輕去言者有司議太皇太后冊禮依明肅皇后故事御文德殿受公乞不用此例又言近日以久無雨上心焦勞群下利病寬卹殆遍獨禁軍教閱主兵之官牽於賞罰不復究察頗聞嗟怨有傷和氣望詔有司並依祖宗故事各量人力爲石斗察其偷僮而不繫賞罰則自然相濟公在樞密以進退人材蓋大臣之事而地叅丞弼乃不得與聞遂因早上䟽言古者多因菑異求訪直言所以宣導人情以防壅蔽陛下即位之初所得應詔章䟽其



中必有可采願選官置局隨宜行下公奏尚書六曹諸路監司多執文害事以致冤無所訴亦宜取索元案看詳求訪邊防利害軍民疾苦務從寬卹韓維有旨與外任公言維論議賞罰直前盡心未聞別有大過遽然罷去必有人譖毀致誤陛下任賢不終失進退大臣之節乞追寢前命是後朝廷議論稍以朋黨相目公䟽其害并以歐陽修朋黨論連進以明善惡好惡願上深加照察無使滋蔓以敗風俗諫官王覲以言事忤旨遂坐朋黨罷公曰覲不免則朋黨興矣乃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上曰朋黨甚多宜早施行亦恐於卿等不便公對曰朝廷本無朋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臣已論之詳矣又指彥博公著曰是皆累朝舊人陛下延之左右

豈容雷同罔上庇護黨人只如臣向以言事不合擯棄二十年陛下拔擢置之此地惟一心事上豈復懷私自玷家世臣先因曲謝曾具奏聞先臣與韓琦富弼同爲仁宗柄任各舉所知引用忠良當時造爲飛語指作朋黨三人者相繼補外造之者公然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深以爲戒次日又與彥博公著大防等上前斥論公曰彥博公著以重德老成特留共政大防陛下親自識板以爲有聞望可信之人今同論一諫官差除久不見納臣實憂懼覲由是得直龍圖閣知潤州元祐二年經冬雨雪不止明年春積陰不解下民失業公又上䟽言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或慮朝廷之上君子少而小人多以致陽不勝陰願詔三省選用正人以



迎協氣公在樞府踰年邊奏未寧夏人唯受封冊而不遣使入謝坤成節亦不貢奉稱賀全失恭順公言西賊之勢可慮矣皆臣竊位無效以致如此願除臣陝西郡萬一用兵則就近可以備任使再奏不報公既不得去而議事終不能同雖罷兵還侵地已決而慮邊臣不切爲備議遣中使分詣陝西河東拊諭帥臣各盡心無致因此或失守禦詔書所云體量邊事公言元議無體量二字若加之恐失朝廷恩數宜削去熙河俘蕃酋鬼章以獻上御便殿受俘百官入賀命從官告裕陵即遣中使賜公黃金三百兩犀帶兩條使者宣諭以公指蹤有勞故爾賜賚公辭所賜不報尋議質鬼章塞上以招其子公力陳不可又條十利害事請正典刑使四夷聞之

彼雖怙疆如此卒爲我擒而其罪必誅無赦也夏人空國寇鎮戎諸路赴援到有先後故所俘有多寡議分釐賜銀合茶藥公曰均用命爾今乃有全不及者非所以激勸也請不及釐亦賜知熙州劉舜卿因李憲故事擅支金帶銀器與立功將佐及走馬承受朝廷議行戒約公言方委帥臣理節制而苛細責之所失不少上察公之忠將以爲相久矣特以邊事未定故留公樞密以責其成至是乃拜公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日降三麻在廷愕然延望至唱公名則舉笏相賀曰天下事無慮矣公辭至六七上遣中使促公視事不得已而就位公前在樞密欲誅鬼章以謝天下同列深不爲然上亦未決阿里骨使到文彥博欲令見之庶幾



其子結元捉知其父在僥倖得其心公曰不可鬼章既就擒彼國已絕望阿里骨納款因已歸罪鬼章矣若使之見必別生覬望而其子以必見爲期或未見聞死則嫌隙再生矣又欲以鬼章爲校尉公曰未正藁街之戮已爲非是况可官之耶前日曾以團練使命之又寵以金帶且不顧尚何校尉之能有方受俘告陵之際有志之士爲先帝快意而熙河死事之孤皆欲就食其肉於刀鋸之下今乃一切倒置何所不信元豐中河決小吳口水遂北流神宗命因其性而導之要功之徒乘時射利輒謂北流害塘灤請塞小吳使之東注文彥博呂大防是其說公曰水性故未易知然水性就下則不待講而後信彥博大防不悅公曰上初即位母后垂簾是豈

興大役時耶附會者益衆彥博曰大防持益堅乃議遣使按視遂以吏部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爲使既回具言東流地高水不可行議遂罷然起事者終不快也輒密啓從中批出再申前議以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公言先帝因議者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爲此虜所併亦是從中批出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者謂刻日取勝遂興雲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今日之議正與之同又言大河之役休戚半天下不先規度便欲興工將來垂成水勢擁遏上下危急公私無備欲罷不能矣又言既回之後不免擁住北下使之東向則舊河不能吞納必致決溢附會者既不得逞乃欲先開減水河以探水勢公曰比不攻自破也可回則回不可則



止何用探爲必其功料已有所費萬一不回則以此爲除破之名爾又言水官驟乞計置梢草中書舍人彭汝礪請見其可回計置未晚此安民惜費之所同也公因奏事上遽曰河事且熟講公對曰臣前後所論無所易也欲望收回批旨一切付之朝廷上遂遣使收回所批責大臣與水官參議知漢陽軍吳處厚以蔡確知安州所爲詩解釋而進以爲譏訕簾下助之公曰不可長也句端語隙輒快私忿而欲置人於死地羅織黨錮之禍將起於此已而章疏交上所以詆確者無所不至遂流確新州公於簾前具言不可以曖昧不根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爲將來之法又上疏言臣知蔡確衆議不容不可以不容之故行希濶之事又謂父母之有逆

子雖天地鬼神所不容至於父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不免傷恩又奏以重刑除害正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况國體久安尤重審慎明日見上公再三論列呂大防曰蔡確之黨甚盛不可不治公曰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此事正宜詳審公又上疏極論朋黨爲國家之患且如王安石喜同惡異至今風俗以觀望承迎爲能事願陛下寢確命下詔釋附會者之罪以安反側又於上前期於必辨方論次同列不顧公而退王存議與公協因留存同論卒不能回或勸公引去獨明已之力盡公曰我方慕古人願爲良臣不爲忠臣安得楚楚以自見耶言者果復論公公遂與存俱待罪不報繼請補外竟亦同罷而宰執內屈不敢罪公乃如公請出



公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公到穎水蓄之後官私屋舍  
例皆漂蕩井邑蕭然公極力振補上下康乂遂環城築  
長堤植榆柳以防其害後數年水復至堤遂有功公因  
請將兵所駐遇水火盜賊急難之際協心拯救仍許長  
吏不拘常制差使

餘在第八拾卷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十九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二十

范忠宣公行狀

公才罷相廟堂復興回河之議調發入穎昌公得報嘆  
曰是可已耶上䟽言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  
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小人希功好進行險生事以求  
爵賞然其利口足以欺罔勸更法令則曰君臣千載一  
遇時不可失勸興邊事則曰將爲北虜所并時不可失  
勸回河則亦曰河勢方東時不可失故臣前日深畏其  
言而力陳之今日之舉又必用時不可失之說動搖天  
下遂欲少快其意如一路生靈何如一路民力何上  
曰范某之言有理宜從其請議復少緩其調發猶未已  
也會公再相紹聖初再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



史井寬來相視亦言其不可公罷東流之役遂興搔費  
半天下而不閱歲果大河之北幾爲一空天下益以公  
爲蒼龜也穎昌歲料河役每輸七千則免一丁之行或  
以爲便已奏得請公曰此有錢而不出力者之便有力  
而無錢者何便之有且用民之力於古有限而今其遠  
不過五百里乃一槩催之特在官者與上戶爲地爾復  
奏罷之移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知延安府未行進太學  
士改河東路安撫經略使知太原府河東地狹民貧至  
各尺寸地使死不得葬公下令葬必如期又撥官錢殮  
無主者之仍檄一路皆如此熙河分畫地界邊將以  
兩不耕地爲控扼而不與以故持乂不決公請依元約  
因上言與司馬光陳棄寨之策與陛下議定大計以示

輕地愛人之德今邊將蓄疑敗謀留兩堡之地將再起  
事端以招後患望詔邊臣速令界畫悉依已行詔旨三  
上章並乞錄示邊臣夏人犯麟府神木寨無所得而去  
朝廷猶詰責將吏公一無所累上章待罪上曰無所得  
而去何罪之有公請不已曰非將吏失律乃臣之罪也  
人君賞罰必信不可爲老臣屈乃不得已降公一官移  
河南府又知穎昌未幾上遣中使齎詔撫問仍賜銀合  
茶藥召公赴闕拜通議大夫再爲右相公辭六七不允  
又遣中使促公就位因入謝簾中驟曰卿此來且與呂  
大防等同心協力人言卿必先引用王覲彭汝勵公對  
曰臣方欲薦此二人望陛下早賜進用一日奏事次簾  
中曰卿父文正公在明肅皇后垂簾之初 仁宗親政



之後忠厚正直見於始終卿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  
前人公頓首謝曰臣不肖何足以當陛下獎勸委任之  
意太皇太后崩所賜遺留物公再上章辭不從則又乞  
以助山陵之費亦不報侍御史楊畏議除諫議大夫公  
難之呂大防曰畏曾論公必無所嫌公曰初不知也除  
目不敢與聞容上前別有奏請三上章乞避位 哲宗  
謂大防曰范某有時望不宜去卿可爲朕留之亦遣中  
使促公歸府第又遣中使促公入見有間上獨問公曰  
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公對曰先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  
安石立法過當激以賞罰所以官吏急功故爲民害上  
曰當時不須立賞罰公對曰不唯賞罰不當立付之尤  
宜得人遂又述此意上疏引諭精確卒言青苗非朝廷

所能行行之終不免擾人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  
出而侍從言事官多不由進擬公上疏言陛下初親政  
四方拭目以觀知人舉直之化小有失當其繫不細疏  
奏上爲之動而中批之人類由密啓上乃以所得姓名  
質之於公公曰天下治亂實本於此不可不慎又疏言  
舜舉臯陶不仁者遠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聖政之初選  
用人材正宜如此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中  
書省以二疑獄爲不可貸已畫可門下省復奏貸之公  
曰門下非取旨之地就使未安亦當各正其職容無辨  
耶遂上疏言二囚一殺舅一殺妻之父皆已殺也情雖  
可疑如死者何若論親黨則全無渭陽之念頓戾寡妻  
之刑公然背義忘恩弗思投鼠忌器尤繫朝廷風教不



可不慎也請如已畫又言王存可大用彭汝勵可任言  
責上曰王存如何人公曰忠厚正直臣所信也今年已  
七十願早用之紹聖元年言事者交章力排垂簾時事  
人情大恐公曰太皇太后保祐聖躬欲躋天質於堯舜  
之上其功烈其誠心幽明共所鑒也今人主初親政而  
議者輒自爲計不卹國是一何薄哉遂以明道二年五  
月癸酉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已而  
狂人趙天啓作擬試策傳播中外御史章疏稍取以爲  
用其語何止誣罔也公曰太皇太后勤勞公正陛下尊  
奉備至一旦策題出小人僥倖臨事致誤陛下又曰狂  
妄詆訐者已多矣容之則累聖孝懲之則恐塞言路不  
若以詔書禁約一遵 仁宗故事天啓在元祐中已上

書詆熙寧政事爲非道矣後見其書編管鄧州上不納  
公言亦不許公去客省副使高士敦以太皇太后恩特  
旨改官蘇轍責知汝州御史來之邵言士敦任成都鈐  
轄日不法事又論轍所謫太近公言之邵爲成都府路  
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執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  
亦無糾正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公知不容於時再上  
章乞去語甚懇切遂以公爲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  
大夫知潁昌府陛辭日賜坐啜茶慰勞甚渥上曰卿者  
德碩望朝廷所賴然堅不肯爲朕留卿雖在外兩爲宰  
輔凡有所以裨益於時政者但入文字來無事形迹公  
曰敬受命旣到官值興廣武埽役下潁昌汝州科稍草  
一百萬公曰兩處之民不習河役方荐饑之後加之道



路阻遠乘此急難又須數倍之價何以堪異時遂以爲  
例則永爲深患力請至七八方免然破產失業已十三  
四有至非命而死者矣報到閭巷田野謹呼鼓舞如脫  
機穽方爲公立生祠會公南遷畏事者止之司馬光呂  
公著奪恩數毀墓碑凡元祐時大臣侍從官例皆貶竄  
章光廟諱以公嘗斷國論遂以爲黨而將因其例上曰范  
某非黨也但不肯爲朕留爾光廟諱曰不肯留即黨也上  
勉從其請降公一官移知河南府公以疾辭改陳相次  
大防等竄嶺表先是公未罷相上嘗問公曰貶謫之人  
幾似永廢公察上意甚善特有所牽制而未果因致賀  
曰陛下語此堯舜不如也令重罪編配之人尚理期叙  
復豈茲等人不與此比願陛下只用檢舉候進呈令依

條則或有言者亦易裁處唯在陛下力主之爾是歲郊  
祀上懷公語將因赦稍理大防等寃而先廟諱近測上意

前期奏大防等難從恩宥遂以爲永例公聞而憂憤乃  
齋戒累日奏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  
乂處之地而又憂慮不測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  
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爲怨讐以疑似爲訕謗違老  
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鑒然  
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靡卹效尤  
兼臣與大防等共事臣有所言多相排斥陛下之所親  
見臣之激切只是仰報聖德不爲其他兼今夏內地大  
熱炎方想不易處向來章光廟諱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  
里居臣尚會有言深蒙陛下開納又陛下常憫遷謫之



人幾爲永廢臣測知聖心亦曾乞用於舉之說陛下以一蔡確嘗軫至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奏上亦感悟光廟持意益堅反詆公爲同罪未錄遂落職知隨州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爲解萬一得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如此無一人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不小設有不從含糊觀望之際體國愛君亦曾有人力陳其非者果得罪死復何憾耶促家人束裝以待謫命在隨幾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少有

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間有嗔者則曰我兩爲真相報國無狀今日之貶無所憾也或謂公近名公聞而嘆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在永三年人不堪其憂公處之有餘裕非醫藥方書未嘗經理非修身行已不以語人預作棺衾以俟瞑目上即位皇太后權同聽政南遷流人例徙內地以公爲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二聖將復用公而意若未得伸乃遣中使至永州就賜銀合茶藥問勞委曲曰二聖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已虛位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爲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云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



何天下何說公謝曰唯鼓舞聖德又云天下有何不便但奏取來公對曰敢不奉詔又云鄧州莫且去否公對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云離闕日二聖再三命某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進公右正議大人提舉嵩山崇福宮許歸潁昌遂復觀 文殿大學士充中太乙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矣詔書有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感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將至畿內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諭渴見之意公曰老臣昏忘不可勉彊中使曰朝廷自有優禮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繼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繼道路之費仍

遣國醫診視醫藥所須並出內府一錢不得取於公又勅須公病愈乃得歸公乞免供職許歸潁昌養疾上不  
得已而許後見輔成問公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識其面足矣义之上知公決不能起始命上宰公既安里第有間疾小瘳念醫者在門不許受私謝乃以天寧節所得冠帔請改其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帔可留與骨肉醫者之服色已依所請卿有忠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公上表謝遂復告老尋降詔不允比詔到而公薨矣實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日也享年七十五歲正旦坐受家人賀如平時明日若熟寐然家人視之則公逝矣前期介諸子殮如古人周身之外不得後一物葬務至約口占遺奏以授諸子歷叙家世遭遇



晚被厚恩不得一見上爲不足言不及私唯指陳切務  
數端而已讀者益知公爲不可及也又令遍別廟堂及  
侍從諸公內外知舊書其大致則欲尊主庇民竭誠盡  
瘁以輔成聖世也上覽表震悼時東朝晚出中外縞素  
輔臣進見語及公上爲之出涕尤嘆恨不得用公也得  
遺書痛悼嗟惜益期不負公之囑穎昌之人無不揮灑  
而遠近來哭者無虛日上遣中使密賜銀三千兩且宣  
諭曰非常典也拊慰諸孤索其所須無纖悉問欲勅葬  
否諸孤以治命力辭尋勅穎昌河南府給其葬事賜其  
墓碑曰世濟忠直添差壻蔡穀通判穎昌府專督喪舉  
及存卹喪家諸孤卅以四月十日葬公於河南府河南  
縣萬安山下文正墓之西北初楚國之娠也夢步月中

庭有兒自月中下以衣裾承得之明日生公既就學晝  
夜不少休夜坐帳中燈煙所薰帳頂如墨色後公貴魏  
國出以教子其在襄城有貴公子挾進士第筮仕方初  
歆豔一時公頽然其後政事之餘從諸公勸講賦詠爲  
樂嘗賦秋風吹汝水讀者已知爲公輔器也文正墓碑  
石未得而葬之日且逼公衰服行哭密有所禱遽得之  
道左逮公將終穎昌城內外林木俱水集賢殿修撰唐  
義問與公久游且相好也亦起自謫籍而歸遇公于鄂  
相語甚欵公折簡抵義問曰某非父就木後事願公證  
明公捐舍館義問適守穎昌凡經理陳請切於已事雖  
氣類相求亦公精誠前有所托也方文正即世遺二稚  
子一男一女甫七八歲公教養至於成人男爲名臣官



至龍圖閣直學士女嫁令族封和義郡君又公伯姊婺  
居公爲給事中請以所得恩典改授冠披簾下諭政府  
曰范氏文正公女宜特賜何必改也公草謝表曲盡感  
遇之意後亦以公恩封高平郡太君公有文集二十卷  
臺諫論事五卷邊防奏議二十卷公內剛外柔端亮不  
撓其正身齊家以至許國愛民皆得之天資而本於平  
易不宿怨不吝過不苟近利不邀虛名未嘗忽細故而  
不親常欲以天下如一堂之上人心如已之心利害休  
戚皆欲與之同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耳食  
不重肉亦無所擇衣纔蔽形體不事華靡暑月必襲衣  
見子孫必冠所得錫賚手畫散任子恩必先踈遠故  
其仲子垂五十而官未寄祿幼子與五孫猶未仕也位

宰相如布衣時無好惡不以聲色加人在政府賜予纔  
在門徑以廣義莊歸自南遷家人衣食將不給所賚金  
帛均給親族曰上不忘老臣之賜也幸同此恩論事周  
旋油油翼翼唯理之得唯陳請之通而後已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上自人主信其忠士大夫服其義武夫悍卒  
匹夫匹婦懷其德外至夷狄皆知其名其爲留臺也一  
時耆德多在洛公與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真  
率會脫粟一飯酒數杯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爲勝  
事而天下唯憂公不起也方其在永也天下固未嘗一  
日忘公其召而來天下跋首以望其用其病而歸也天  
下猶幸其復興至而薨也莫不嗟咨太息或至泪下故  
其歷事五朝用捨出入踰五十年朝廷以行輕重天下



繫其安危方晉叔向唐裴度雖近是而彼則不能無少愧矣夫人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魏國夫人卒于永州今舉已祔五男長正民筭州團練判官次正平次正思宣德郎次正路次正國五女嫁將作監崔保孫朝請郎荆湖北路轉運使莊公岳奉議郎司馬宏承議郎蔡穀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馬氏二女皆先公卒孫七人直彥宣義郎直方郊社齋郎直雍直英直清直舉直孺女一人嫁長安李琥曾孫一人公雖篤於恩仁然非其義纖介不以假人教子弟則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以謂有爲亦若是豈不在人耶故皆表表自起士大夫指以爲勸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其如病者何故雖以人材爲已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內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元祐中嘗實封手詔委公薦士公具十餘輩上之後皆進用亦有至廊廟者上以爲公知人性不欲生事不欲撓人其歸葬兄也廊廟先以屬河南府守將以爲助公既葬而後見太守守問公曰卜葬定何日公曰已葬矣姑一見公而去守驚曰何不一相及也廟堂諸公皆有書以見託今將何以報之比其薨也前飭子弟無以後事累公上皆取給於私力而亦不可以煩人也公之再相也簾下非特知公之賢亦將有所託故其引文正以賞公其意可知也公亦感激遭遇期以身盡而哲宗亦察公之忠咨訪眷待不與



他等然退而寒之者至矣公雖披見肺肝上亦無從可知也嗚呼之儀旣詮次公章疏每至抑揚論列之際未嘗不掩卷而嘆亦或至於墮睫也蓋無一語不出於誠意無一事不切於物情或所指者小而所戒者大所陳至近而所及至遠其言而未行也亶亶如理焚絲必至於緝而後已也丁寧反復愈挫愈勵甚者如救焚溺其已行者畧而不行者詳切以問公子其子曰此先公微意也已行者君臣一心而信矣所以畧不行者將以示吾君優容聽納臣下屢瀆而不厭所以詳旣互見君臣一時相與之盛而又可以爲來者之勸也使公之言行於熙寧元豐間必無元祐之更張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元符之已甚至是上虛心必有待於公而公病矣

所謂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與有陰德者必饗其樂天下孰不有禱也而公弗顧以往其果有命耶抑物理自有其數也觀公終始一致白首不渝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於斯可以無憾矣一時之語固不得而加損姑撮其切於事者載之蓋非其語不見其實故不得而簡盡其文不出其事故不必備使讀之者聳然必作而欲有所爲則如公臨之而致不朽之托公旣有所命矣或曰孔子作春秋而定哀之間多微辭是不能無所避就也然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執筆者固當論世而言亦當知盡萬物不能易已之重庶幾不負公之記而異時可以下見於公而無憾也謹狀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二十

范忠宣公文集後序

文正公十世孫天倪謁余言遠叔祖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前朝已刊十卷矣六七十年曾未有以完之者今吳縣主簿三衢清之江公特爲刊之以完焉念江公之美將何以荅哉乞先生言昭之手時庶幾致荅之之意也夫文正公之德之功之文人當尚之矣壘山謝文節公稱宋朝相臣以道治世以誠動物畧不以智術參其間惟范文正司馬文正耳據文節之稱文正乃後代之伊尹周公使居商周與仲虺召公畢公比肩而無僣豈直上與漢唐良相並名耶忠宣公象其父賢之德之功之文當尚之也矣元祐之中與司馬文正先後爲相其相業以道以誠不以智術參其間者也故其文在於是集



者皆以道以誠而發上爲乎國家下爲乎生民豈直止  
與弄筆墨工縞藻銜人耳目者比耶江公刊而完之尚  
之之心蓋亦將思以道以誠爲  
國家爲生民其心之相感故特爲完之豈直止與刊他  
詩人詩文人文以資玩好者比耶惜余之卑陋言何且  
以昭之于時君子得江公所刊完之之美尚之之心江  
公固足以自昭於無窮之時豈直止今一時耶天倪答  
之之意與江公所刊完流傳於久遠子孫見而猶思繼  
以答之豈直止其一身耶長樂王賓序

先忠宣公國論彈事外有文集二十卷未曾版行零陵  
實謫居之地僅刊言行錄今

史君沈公到

闕奏事因過訪語及慨然欲得鋟木尚友前賢深所敬  
嘆即以家藏本屬之仍附以

國史本傳及李姑溪所述行狀且識歲月于後云嘉定  
辛未上巳日元姪孫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謹  
書

忠宣范公

昭代之名臣耆德也作爲文章讀之使人起敬起慕然  
每以未見其全爲恨圻後次零陵已巳仲冬入



觀過都得其  
元姪孫侍講司諫家藏全帙跪受以歸辛未莫春到郡  
靖惟零陵實

公舊寓之地自元符迄今餘百年邦人尚能言之且堂  
而思祠而祝圻既得其文不敢秘因與同志精加訂正  
命工鋟梓以永其傳嘉定壬申元正日朝散大夫權知  
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吳興沈圻書于思  
范堂

視竊以

元祐丞相忠宣范公之文行於世猶桑麻穀粟之於日  
用也百有餘年猶未盡見今

中書舍人公以家藏集屬零陵守刊于郡齋而  
大參樓公爲之序引示學者以歸宿之地鉅公之惠天  
下後世渥矣士大夫於出處語嘿之際苟不以  
忠宣公之心爲心則其見是書也烏得無媿嘉定壬申  
六月既望承議郎權通判衡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  
事賜緋魚袋權永州事廖視再拜敬書

昔范宣子嘗問穆叔以何謂死而不朽穆叔對以太上  
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魯威文仲既沒其言立君  
子謂之不朽嗚呼士君子一言之善猶足以詔後世而  
貽方來况夫功與德炳炳然在人耳目非專於立言者  
歟



元祐丞相忠宣范公道德事業載在

國史出處太節見於國論奏議言行錄學者朝夕欽

肅容起敬起慕獨其文集世所未見今

侍讀修史紫微先生克紹先烈 以其家藏二十卷屬

零陵史君綬板郡庠俾宗衛是正訛舛而又得今大參

樓公為序引以冠篇首天下學者玩繹此書佩服忠恕

誠一之學屬厭正直剴切之論終身誦之皆為君子之

歸此其用心廣大宏博可為千百年不朽之傳矣嘉定

壬申六月既望門生從政郎永州州學教授清源陳宗

衛再拜謹跋





